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对岸的故乡

□崔大恒

接到故乡一位亲友的电话,聊起了那里的老宅子。这个话题引领着思绪回到几百里外的小城,回到一座空寂多年的院落。纤长的电话线是一根敏感的神经,连接着二十年前生活过的故土,也从当下的生活一路延伸,跨越一条光阴的河流,连接上对岸的聚合与离散,凋零与成长。

红砖砌墙、灰瓦覆顶,院子小而方正,是当时最为寻常的样式,住宅中的平民布衣,和它所在的那座小城一样心平气和,平静地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初来的时候,院子里就有一株泡桐,时值春暖,满树繁花,且开且落。树是从墙基石缝中探身而出,横生的枝杈显示出未经人工,应是树种随风飘零,在这里落地生根,和我们一样,“尽是他乡之客”。除了这株孤树以外,只有遍地青苔和离离的野草,有些凄凉。全家即刻投入重建工作,清理修整,并陆续栽植花木,院子里渐渐地繁荣起来,几年之后树木的华盖已能遮住大半个院子,很有家的样子了,真让人欣慰不已。

春天,母亲在墙根仅有的土地上播下丝瓜扁豆之类的种子,几场雨后,这些藤本植物一路向上攀缘,夏秋两季是它们的全盛时期,绿色的藤蔓瀑布般从古老的砖墙上倾泻而下,在风中起伏,沙沙微响。丝瓜黄色的花朵,在烈日下像金箔一样耀人眼目,热烈的色调如凡·高的向日葵。扁豆则属婉约一派,紫色的小花串成花穗,前赴后继地次第绽放,卑微而执着,自夏而秋,留下一串串果实。母亲在持家方面的禀赋与创意再一次得到充分体现:这些植物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菜蔬方面的慷慨馈赠,更重要的是,它们能让人感觉到寻常生活的一份温暖与生机,家就该是这个样子的。直到现在,如果在谁家的屋角或院墙上看到缠绕着的瓜豆藤蔓,就会禁不住停下脚步,注视良久,而且相信这户人家应该有一位值得依靠和依恋的主妇——像自己可敬的

母亲那样,懂得创造、爱怜和珍惜。

那个时候,父母正值壮年,拖家带口,离开祖籍,几经辗转,在此扎下根来,以他们的勤勉庇护着子女。在那座小城里,父母辛勤地工作,子女们认真地读书,每一个人都在尽着自己的本分,如花木遵循节令的安排,在阳光雨露中努力生长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父亲结束一天的劳碌从单位回来,最喜欢在浇灌完花木之后坐在树荫下喝一杯酽茶。兄弟们正是最爱打闹的年纪,与一群市井后生作游侠状,在街头巷尾呼啸而来,又呼啸而去。除了琐碎的工作之外,母亲还要操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,整日劳累不堪,我们从小就学着帮她做些事情,比如参与她的烹饪活动。经常有炒扁豆和炖丝瓜的纯朴气息弥漫在院子里,齿颊之间至今似乎仍有家常菜蔬的清香流连。炊烟从矮小的厨房飘散出来,漫过夕阳斜照的屋顶和树木,一直飘到院墙之外,看着那袅袅的升腾和暖暖的笼罩,想到家在这里,母亲在这里,心中就会有糖果溶化一样的软软的香甜。这一类印象有时会让人刹那间心生惆怅,过于美好的东西是会引起伤感的。只是可惜,这些感受竟然不曾向母亲谈起过。

日子过得很快,老宅子里的子弟次第离家远行,像蒲公英种子,云散四方。求学,就业,立身,各自在异地扎下根来。有人说,故乡就是父母一辈停下迁徙脚步的地方,如今我们与当初那个地方已经隔了一段不短的时空,隔了一条河流,一条时光汇成的桑干之水。对岸的一切只能远眺,已经遥不可及,母亲亦遥不可及,还有温婉的训诫,眷眷的爱怜……

对于离乡的人们,光阴的刻刀似乎格外锋利,在它无情的雕琢下,样貌日渐苍老,精神也日渐粗粝,但心灵上的美好印记,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抹去。在茫茫时光里,在暴雨骄阳的磨难中,那一段岁月的余温,会像母亲拆洗晾晒过的棉布衣物,给人温和的抚慰。

一封作为圣诞礼物的信

□张庆伟

女儿,当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晨曦中醒来,像往年一样搜寻礼物,你会发现这封信。你进而会发现,你的怀疑变成了现实,圣诞老人确实没有趁你睡着的空当,从烟囱进到屋里,把礼物塞在你的枕头下面。

女儿,不要失望。你也许已经是班里,甚至是整个六年级最后一个相信圣诞礼物、圣诞老人的孩子了。爸爸妈妈不愿意过早地让那个红帽子、红袍子、白胡子的老头从你真烂漫的世界里消失,相比于同龄的孩子,一直笑呵呵的他已经多陪了你两三个漫天风雪的严冬。

女儿,不要生气。你会埋怨爸爸妈妈的欺骗吗?从三年级开始,当你兴冲冲地把圣诞礼物带到学校时,有同学和你争论圣诞老人是否存在,有同学笑你“傻”。爸爸以坚定的口吻否认是自己“代劳”,最终让你相信,圣诞老人只把礼物送给最认真最自信的孩子。而这

种对于美好的期待,又让你失去了什么呢?

女儿,不要怀疑。你在12岁生日前夕读到这封信,是因为爸爸妈妈觉得,已经是时候让你知道,这个世界并非如童话般完美,白马王子并非总是会在白雪公主期待中出现。但是啊,我们希望你不要怀疑,那个背着大布袋的圣诞老人,仍然奔波在给小朋友送礼物的路上;希望你不要怀疑,春天里百花依然会盛开,不过啊,那是在秋天播下种子、冬天经历风雪之后。

女儿,这封信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圣诞礼物了。知道与圣诞老人的礼物有什么不同吗?它不再是神赐,而是来自人间。而人都是不完美的,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。所以啊,孩子,从评论这件礼物开始,你对爸爸妈妈说过的话,可以勇敢地争论。而对于这个善恶美丑并存的世界,你该尝试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。因为,它与圣诞老人的童话世界很不同,而你终将要独立面对。

为父亲盖棺

□杨艮

2007年12月9日(农历十月三十)早晨5点20分,父亲溘然长逝,终年84岁。

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之路,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的人生之路。

父亲孙广德,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,读过两年私塾,能阅读一些浅显的读物。据说,祖父性格比较懦弱;祖母却干净利落,有主见,勤俭持家。很显然,祖母对我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。父亲所读的四书五经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,直到晚年,他还给我背过《论语》中的“有事弟子服其劳,有酒食,先生馔”——父亲的思想是很正统的。儒家学说讲“孝悌”,父亲忠实地奉行。他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,还殷勤地伺候他瘫痪在床无人理睬的舅父,直至为其送终。我的伯父患痲病,没有成家,父亲精心照料他,使他安心度过了余生。

年轻时,父亲跟人学做生意,也在亲戚家开的中药铺里为人包过药,但最终既没有做商人,也没有做医生,老老实实地做了一辈子本分的农民。

1947年,24岁的父亲与18岁的母亲结了婚。双方家里都很穷。幸好他们都很健康。媒人是一个亲戚,没有蒙骗任何一方,这是他们的幸运。健康是他们唯一的资本。这年冬天,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。向南退却的国民党兵从我家乡经过,强行拉夫,逼迫我父亲和同村的几个青年人给他们推车挑担。当时正赶上大风雪的天气,在走出几十里地后,几个年轻人趁着天黑逃跑了。一路上跌跌撞撞,只顾逃命,在没膝深的雪沟里跑掉了鞋子。当三天以后父亲穿着布袜子跑回家的时候,母亲早已哭肿了眼睛。因为具备一些医学知识,父亲没有像他的同伴那样迫不及待地烤火,而是用刚从井里打上的水泡脚,慢慢地暖了过来。他的同伴却因为烤火而掉了脚指头。

经历了这次生离死别后,我父母的生活便没有再发生什么惊险的事。尽管政治运动使他们饱受寒苦,家庭的不幸使他们饱受痛苦。

以后的日子中,给父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土改、统购统销——拿着购粮本买菜、大跃进吃食堂、四清、“文革”大串联和械斗,再就是分田到户过上好日子了。

社会的动荡、变革造就了父亲的性格。

父亲很胆小。母亲说,土改时,政府组织分地主的财产,父亲什么也不敢要。父亲说,还有的人,政府硬派给了财物,晚上还要偷偷地给地主送回去。统购统销的时候,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了出去,以致后来全家人几乎饿死。入社的时候,父亲又把家里所有的财物毫无保留地交出去。母亲埋怨父亲太死心眼,父亲说,你是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 孙广德
- 终年: 84岁
- 籍贯: 泰安祝阳镇
- 生前身份: 农民

没有去开会啊!显然,开会的气氛足以把父亲吓得诚惶诚恐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我闹离婚的时候,女方要求住我父母的房子,当戴大盖帽的法官们一跟我父亲要钥匙,父亲便乖乖地交了出来。

父亲很能干。他干活非常快。吃大锅饭的时候,在生产队里干活,父亲以干活实在著称。每到麦收时节,在生产队宽广的打麦场上,父亲总是被任命为场长。他带领着几十个人,铡麦子,晒麦穗,轧麦脱粒……放下这个就是那个。父亲最擅长的是扬场,这是多数人干不了的活。扬场需要技巧,要巧妙地借助风力,选择合适的角度,用簸箕把粮食抛出优美均匀的弧线,这样才能扬得干净。这也是一个很累人的活,父亲每天为生产队扬几千斤粮食,累得腰酸背痛。但他任劳任怨,从来没叫过苦。后来父亲落下腰疼病,我总觉得与此有关。再就是垛麦垛,也需要很高的技术。父亲站在高高的麦垛上,把别人扔上来的麦子或麦穗均匀地摊开,最后堆起一个尖顶,使它周围正正,苫盖起来,像是一个精巧的工艺品。大大的场院里堆着这样几垛麦穗,成为单调的冬季农村田野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,那多半是父亲的作品。

父亲心灵手巧。从田野里挑一担土回家,用水洒上,洒透了,掺上一些碎头发、碎麦穗,掺匀揉好,再找一个瓦盆,从侧面凿好孔,一会儿的工夫,就做起一个烧柴的炉子。待炉子半干的时候,父亲用刮刀慢慢地刮抹,把炉子打磨得光滑圆润,一点火,准旺。在灶屋里,父亲还会贴着墙角垒一个烧碎柴的灶,砌上烟囱,把烟抽到屋外去,火

又大又省柴。下雨天,父亲常常会用玉米皮或者麦草编蒲团,或者用尼龙绳穿马扎,或者用小纺锤纺麻线。家里的农具,父亲总是修理得非常顺手。父亲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。用两根长木头钉上几根短的横木,做成一架耐用的梯子,一用就用了七八年。去世前不久,父亲还努力爬梯子去维修屋顶上的雨罩——他不愿意麻烦别人。

父亲心地善良。他从来没骂过人,从来没跟人吵过嘴,更不用说跟人打架了。在那穷困的年代里,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,为了生存不择手段,以至于丧失人格也习以为常,为了一把柴火、几粒粮食,就可以破口大骂,骂到祖宗八代;就可以大打出手,打得头破血流。在那个生存环境里,粗话脏话不绝于耳,骂别人,骂老婆孩子,有人急了眼也骂自己的父母。可是我的父亲能做到不与人打,不与人骂,不与人吵,不能不说他是个极有修养的人啊!

2007年农历十月二十四,这一天母亲过生日,下午,一家人坐在桌前正要吃饭,父亲突发脑梗塞。躺在病床上的六天里,父亲没能再说一句话,只偶尔睁开眼看看身边的人,对亲人的呼唤做出那个会意的应答。直到去世的那天晚上,父亲的意识都是清醒的。

父亲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没有半个字的临终嘱咐。在这件事上,我不知道应该为他悲哀还是应该感到欣慰。按说,这样突然病倒,再也不能站起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总会有些事情想安排的,总会有些遗憾想表达的,可是父亲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!也许,在这个时候,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了——一辈子没有支配过任何人,这时能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吗?父亲一辈子只知道劳作,从没有多言多语过,现在,上天让他成为一个智者。

父亲没有什么遗产需要分配。劳碌终生,给四个儿子每人盖了一处房子,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积蓄,自己穿的用的都极其简单,极其破旧,没人稀罕争夺。在天之灵无须看子女为争夺遗产而反目,这也是父亲的幸运吧?

我们兄弟姐妹在父母的教育影响下,大都懂得孝道,父亲身后,母亲会得到很好的赡养,那么,父亲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?行不言之教,是父亲的个性使然,并非圣人教导的结果。

父亲大半辈子生活在战乱、灾荒和荒唐的政治运动中,担惊受怕,忍饥挨冻,为了庄稼忧晴虑雨,为了子女含辛茹苦。只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,与母亲相依为命,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。

泪眼面对父亲的遗像,父亲平静地注视着我。84年的人生经历,儿孙满堂,四世同堂,子孙中有农民,有工人,有个体老板,有教师,有外交官。父亲应该知足了吧?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